



【有所思】

给予才是真正的得到

□叶倾城

我的一位行将退休的女友,一想到将不再有人需要自己,就心跳加快——她又不打算逼女儿结婚,那么,此后的日子,她将何以寄托?

我推荐她看一本书,叫《外婆出租中》。老太太不是任何人的外婆,事实上,她孤身一人,无儿无女,随着她越来越老,她发现自己已经被时代甩下。最后她心一横,登广告:外婆出租中。你需要一个嘘寒问暖的外婆吗?你需要一个能对你絮絮叨叨的外婆吗?我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,我没有钱、没有智慧、没有特异功能,但我有的,是需要付出的心意。我把我的爱全都给你,希望你不要嫌它少。

我说:只要你希望自己有用,愿意其他人需要你,你就可以是所有人的“外婆”。真正的孤独是不被需要,而“不愿意被需要”才是现代人的自掘坟墓。

女友听了我的话,若有所悟。有一天她经过图书馆,忽然发现那里正在招募志愿者——她一生喜欢看书,仅限于此。她喜欢图书馆的窗明几净,从来没想过要为之做些什么。但是,她想起了我的话,于是走到前台,问人家:我什么都不会,我可以当志愿者吗?

忽然间她就成了学生,要当志愿者得先培训;她有了同事,一共三十位志愿者;她被拉进了工作群,已经很久了,她进的每一个群都是购物群。她认识了一些新朋友,她没有为他们做什么,只是有一次,有几个年轻学生问长问短,老师让他们写城市的历史,而他们不知道从何开始,只知道到图书馆找资料,但资料是什么?她耐心听完他们的烦恼,带他们去方志的书架。还经常有老人来借书、还书,不懂得使用自助借还机,她压低声音——图书馆不能太吵,在他们耳边一字一句地教,她不是不能一次性替他们完成,但他们不能次次求人……就这样,她突然发现她的人生又多姿多彩起来。

“宅”现在似乎是一个表扬的词汇,许多年轻人骄傲地说自己是宅男或宅女。有一句话很受推崇:我不给其他人添乱,其他人也别给我添乱。这里面有新的价值观:边界感、独善其身。不想被干涉的人,也因此不想干涉他人。或者这里面又有隐约的怨气:在我无助的时候,没人帮助我,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?但其实,帮助人是人的天性。

婴儿是最无助的,饿的时候只能大哭,不能自己觅食;大小便了,只能睡在屎尿里。而同时,婴儿也不能帮助其他人,因为他们太弱小了。也因此,当孩子们略长大一点点,就会很愿意帮助人。还在蹒跚的小毛头,如果大人说“来,帮妈妈拿个梳子”,他们会非常高兴地答应,奔过去找梳子,抱着梳子奔回来给妈妈,为妈妈的表扬,他们乐得给自己拍手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小孩不愿意帮助大人,一个都没见过。

给予是一种定义方式。经过初三的孩子,学过化学,都会发现“用处”是一定会写在物品的定义上。钙令你的骨质健康,铁令你血液里氧气充足。被使用、对社会有所益处,对人类来说,就是世界的定义方式。我们最早学到的,永远都是对生活极有用处的事物,那些冷门的、少见的,可能整个中学阶段都学不到。

物如此,人也如此。我们为何爱我们的爸爸妈妈?因为他们一直在给予。你会喜欢那个下课后还讲题的老师,还是那个对学生不闻不问的老师?

而在用“给予”定义他人之前,要不要先用来定义自己?你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吗?你愿意自己对社会有所裨益吗?你是否像铁、像铜一样,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?像我的女友一样,她以每周两次的付出,让图书馆更美好。

□雪樱

春天是一点一点到来的,柳梢的鹅黄转绿,花儿的苞蕾打开,迎头兜洒的阳光被大风一吹,匆匆的路人仿佛手里拎着根金线,整个人都如沐天恩。

每年的这个时候,我都会想起璐。20年前的那个春天,我读初二,上学、放学路上经常与她同行。她实在太抢眼,浅浅的笑靥勾人心魄,银色的耳钉与众不同,同样是蓝绿相间的肥大校服,穿在她身上却凹出别样韵致。前额挑染过的黄头发,晃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,大领口白衬衣里露出白皙的脖颈,半高跟黑皮鞋,自带几分朋克,让人无法不多看几眼。她比我高一级,正备战中考,每天被题海战术压得喘不过气,上学、放学路上的“海聊”便成了大杂烩:隔夜的影视剧、班里的姐弟恋、明星们的八卦,总能嚼出嘎嘣响的快乐。一阵大风扫荡而过,不禁眯了眼,内心鼓胀起的小帆借势起航,于春光乍泄中爆出情窦初开的粉色秘密。

她总是那么高傲和轻狂,甚至走路时也扬着下巴,不在意旁人的议论和蔑视。放学后她不直接回家,而是径直走向路边的小吃摊,习惯性地用手捋下刘海,朝着一个中年妇女用手比划起来,眉开眼笑,好像告诉她自己考了满分。那是她的母亲,是个哑巴,帮人看摊子、卖蒸包,赚钱贴补家用。她母亲之前我是见过的,小时候坐单位班车去姥姥家,每次都与她同车,她身材中等,微胖,衣着整洁,特别喜欢小孩,哪个孩子她都要过去摸摸头,手指比划几下,脸上堆满笑容,最后伸出大拇指晃动两下,意为赞美。

哑巴的丈夫比她大十多岁的样子,佝偻背,白发多,在西郊一个工厂烧锅炉、看大门。后来,我才知道璐是他们的女儿。他们没有生育,璐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孩子。当时我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发现什么惊天秘密,璐的同学敏却告诉我,“璐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,好像也找到了亲生父母,但她说,永远不会离开养父母。”我似乎瞬间理解了璐为什么像个高傲的公主,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抗拒世俗的偏见、彰显自我的个性:生于卑贱,却内心高贵,容不得任何侵犯和践踏,包括对养父母的不敬。毕业后,按部就班地结婚、生子,她没有远嫁,而是与养父母住得很近,只为照顾方便。事实上,她不是学习特别好的孩子,却懂得知恩图报,在她眼中,幸福就是凉白开的味道,没有甜味,却能长长久久。

这个春天,电视剧《人世间》迎来大结局,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郑母、郑娟和郑光明,他们就像“神一样”的点睛人物。重读原著,我深受教育。郑娟和盲弟郑光明是郑母收养的,郑娟起初不明白,为什么要把一个小瞎子捡回家?郑母道:“别说捡,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,但人就是不能捡人。”

【在人间】

光

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,是有罪过的。记住,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,说不定他就是神,装成瞎子的样子,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。如果咱们对他好,那神也会对咱们好。”当郑娟生下与骆士宾的儿子楠楠后,郑母再次说:“孩子只能送人,千万不能卖。”郑母与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一样,代表底层百姓的智慧和悲悯,她留给两个孩子的遗产只有两个字:善良。

还有一处,就是关于周楠。周志刚手把手教会了周秉昆和泥、修墙、补房子,就是让他今后承担起照顾郑娟一家人的重任,再愁再难也得把日子过下去。后来,周秉昆为争夺周楠,失手导致骆士宾摔伤致死,因而入狱服刑,当时正在美国攻读法学博士的周楠并不知道骆士宾已经去世。这里有一处细节,周楠觉得对不起周家,“我已经发誓,在我父亲没有出狱前绝不回国,我用这样的方式惩罚自己。”他上前与姑姑周蓉紧紧拥抱,又说:“我抱着你就像抱住了周家每一位亲人和朋友,你们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宝贵的。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。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,他所认识的人全是他企图利用或企图利用他的人。他没有亲情,实际上也并不需要亲情,他非不要争夺我这个儿子,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。”他请求得到周家人的原谅,并问回国后该如何面对骆士宾,周蓉告诉他:“给予自己生命的人,是对自己有天恩的人。天恩如同日月光辉,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是必须报答的。何况他希望做你的父亲……你回国后,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去看看他,给予他一个儿子对生父的关爱。他就是有什么罪过,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?”

看到这里,仿佛有一束强光穿越而来,把心灵照得光亮如昼:周家的宽容、人心的向善,不仅给了周楠一个完整的家,更多的是教给他做人的道理。所以,当发生枪击案时,他挺身而出救下女同学,自己不幸中枪身亡,这是周家人“义”的基因传承;所以,郑娟去国外接回周楠的骨灰,拒绝了美方10万美元赔偿,这也是周家人的家风使然。

书中说:“眼睛就是身上的灯。你的眼睛若明亮,全身就光明;你的眼睛若昏花,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,那黑暗是何等大呢!”我们都是光着脚丫、拼命逐光的孩子,只不过,匆忙赶路中,很多人极易无视恩典,眼里只积满怨恨。无论是璐,还是郑娟,都是有福之人,虽然身世不幸,却拥有一个好的归宿——这无不生动地诠释了一个道理:人世间自有真情,万物中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射进来的地方,那是上天的苦心安排。真情永驻,好比春天常在。大步行走在春光明媚的路上,就像有灵魂在歌唱,虚虚实实,记忆闪回,令人精神恍惚。

【行走记】

情系阿掖山

□鲁千煦

那是一个静谧的连太阳西坠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的下午,坐在阿掖山上,晴明的天光将安静的山区过滤出一层温暖的空气,感觉到风,好风如水。

谁也讲不出一座山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——“阿掖”,多好听,恰似一个温柔的女子,或许因其与海相依,“临海雾气常昏如夜”吧。山坡上蒿草青青,黄的野菊花、白的蒲公英、油绿油绿的旱莲草、仙鹤草和那么多不知名的野草漫山遍野,展示着生命的盎然。如盖的松林绿波漫卷,阵阵松香沁人心脾,暖风夹杂着松香就那么轻轻地拂过脸庞,让人慵懒欲睡。

小时候每次回姥姥家,舅舅会带我去爬这座山。阿掖山并不高,主峰老爷顶也才不过300多米,主峰南侧便是以“两峰争出,形如笔”而得名的笔山。该山以山石美见长,两峰南有一高二十多米的驼峰石,从山下向上看,像极了一只骆驼引颈长鸣。沿小道爬上南峰顶,便是“鳌头山”,为古代军事的信号台,因山顶有一块如海龟状的巨形怪石而得名。转向峰东侧,有战鼓模样的巨石孤零零地站立着,那就是有名的“飞来石”。绕过主峰到北侧有一洞穴,名曰“陈僧洞”,洞内同时能坐卧十余人。清康熙《安东卫志》载:“陈僧,元代炼丹于阿掖山之洞,后破壁而飞出,今洞以陈僧为名。”我们当地尊陈僧为仙人,所以该洞也称“仙人洞”。再转到主峰东侧,就是建于南宋时期的上寺,也称“观云寺”,可惜毁于战乱,仅存断壁残垣。这院落也是盛产金银花的地方,每逢春末夏初即花海一片。

站在峰顶观日石上,远处风光近在眼前,满眼千变万化的丰饶。极目之处便是海,远望云天一色、光怪陆离,海上更有渔帆点点。

上山是有一条车行路的,但舅舅每次都会早早把车停到山下,带我沿“十八盘”步行而上。“十八盘”其实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沿山势铺就的盘山小路,据说拐了整整十八道弯,遂得此名。沿长长的十八盘步步登阶而上,中途总要累得坐下来休息,我们便会拿出随身带的零食来吃。津津有味地享受过美食之后,继续上山,不久便达山顶。

山顶雷达下面有一块宽阔的空地,舅舅说那是他们小时候“打拐子”的好地方,一条腿“金鸡独立”,另一条腿弯折过来搭在这条腿的膝盖上面,双手用力抠住,一场野性的鏖战就开始了。我的童年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,只能想象一下。从这里沿环山小路下行,远远便能望见峰北侧山下的“卧佛院”,又称下寺,它背依龟山,溪水环绕,因寺内原有一尊“檀香木身子、沉香木头”的神灵卧佛而得名,该寺也因此成为名扬一时的古刹。寺前尚存两株千年怀抱三子银杏树,一株需三人合抱,另一株需四人合抱,盛夏季节,绿叶婆娑;天凉金秋,硕果累累。在夜晚的卧佛院,若是有幸,还能听得到忽远忽近的口簧轻轻传来,那低迷的嗡鸣断续如风,传入我们聆听的单薄的耳朵,恰如消失的一切,消失的记忆和生活。

又想起过世的外公,那时候他经常手拿梭子边织渔网边给我讲听不完的阿掖山故事。

想起阿掖山,各种物像就顺着记忆的光缝樱花一样纷纷散落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